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十八

謝啓

薦舉

謝監司薦李啓

李仁甫

備負下邑曾未淹時託庇崇墉僅能逃譴敢期收錄獲預薦揚自
 惟愚不肖之微軀猥當賤有司之劇任德惠不足以化俗威令不
 足以肅姦道民物凋弊之時承紀綱隳廢之後師徒造境釐正无
 日之資糧詞牒盈庭曾是積年之冤抑方虞戎兵芻粟之責豈特
 簿書獄訟之煩殆寢食之靡遑窮朝昏而不給懼百姓疾苦之未
 究寧一身勤瘁之敢辭奮使節之俯臨擁輿師而少駐治狀甚拙
 固已熟於聽聞才術非長亦莫逃於鑒察誤蒙葆拂深切兢慚此
 蓋夙遇 公官恕以及人忠於報國念小智之自竭粗尽疲驚苟
 片善之可觀必加甄採致茲彝陋亦在弃捐公敢不增激懦衷益
 堅素守上廣寬仁之澤普及細民務收歲月之功罔于虛言第无
 慚於內省庶不辱於已知

謝監司薦舉啓

周行可

特預薦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与愧并嘗聞人雖病於難知士
 亦差於詭遇謂能修其身則天且不發苟自信以道則世誰可輕
 如王韞匱以何沾况珠在淵而必媚所期非速為趨每高或片言
 而推其器識之優或一見而許以公侯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
 否以甚明故时无滯才朝尽公幸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寢衰嶽是
 非之實以愛憎攪榮辱之情於得喪霄壤扶持之速跬足三公塵
 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名身兩役物我更持冰炭裝懷夜忘
 卧夢風波駭目日起志憂甚者巧希合於情先閉險深於迹外邯
 鄲善步壽陵爭龍襲其趨螳螂據蟬黃雀已窺其後笑窮通之有
 序於富貴於易媒千里坐期一跌隨廢如公者生而寡見長則數
 奇趨時雖願於激揚亨道每傷其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間人
 三千秩之故書家无別索引矚藉襍之列來游翰墨之場見舟

即操往焉无懼取蝸猶掇頤者皆驚焉兩綴賢書再丁家禍收餘生
之殘稿擢一第於淹回尚怜垂翅之窮猶有槍榆之決然汗上京
雄觀羣俊並驅談落二以相高億僊三而欲幸自惟推賤分取弃
沉何期舊季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薦職之鄉校編以儒林脫敲
扑之喧囂屏簿書之倥惚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爲賓之憂終
懷浮食之愧加以服大人之餘誨感未路之多虞益知勢利之易
汙未見紛華之少樂不肯碌二與時太踈何爲區三顧影自笑每
欲玩林泉而佚老擷杞菊以如飢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
家事猶累素心陶靖節之吾盧但馳去夢遲三斯久忽三未遑愈
深必退之思无復僮來之望敢希孤宦輒動上官憫其短步之勞
挈以循階而進此蓋伏遇 公官至仁兼愛大雅不遺以長取人
由恕及物傳鳴鶴之羽翻文斷木以青黃必使接天衢之遊庶幾
成宗朝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優公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慕古
人特立之義老將至耳未甘四十而无聞季恐失之尤愧寸陰之

可惜說言堅素守上谷明知

謝監司薦舉啓

王元長

觀其爲主進身者豈易於依人幸尔所知爲上者亦難於与物蓋
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否在我而不蔽其心窮達自天而一尸諸
命逮於名實不立風俗浸衰視聽悠三不斷於是非之際情僞擾
擾必爭於得喪之塗至有迂風多摧附火先執蘭子之劍適著歡
心東郭之筭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未成利害之相攻其或
巧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荆州之一見借郭有道之片言高談則
自謂退藏大致則求爲容悅凄酸易感僅猶躑躅以悲鳴妩媚不
情何異盱眙而獻笑斯皆季術无守氣節不剛間有風波之虞莫
測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虎湊一隙以沉舟甚則蜂虻起懷豺狼
當路狡兔未得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窺後斯人也何所取尔
爲士者不亦難乎如公者少則甚愚壯而寡与棲遲末路蹭蹬累
年再領簿書嘗謂勾稽之失一臨民社敢言抚字之勞所願者惟

畏法而奉公自信者不罔民而病物訖无顯狀輒玷誤知挈短步於祿階脫卑飛於選集陶成有自感服知歸此蓋伏遇 公官大德有容至誠樂与僂鳴鳩以羽翼文斷木以青黃使之物有成才器无近用致此寒陋稍預迁陞公敢不恪守官箴益脩德履不為俗吏一効勉蹈古人之風貴不可求敢妄干於寵祿志須有立庶少濟於事功

謝監司薦李啓代

任子方

俯慙文席居无補於枵腹安睇匠師分見遺於擗散矧羣材之在列競一盼以為榮乃錄疎愚俾先流輩得逾望始幸与愧并切以自昔進賢皆期行道雖假借獎成或甚於謀已然周旋惻怛咸出於為公故上既已專得士之名而下必有以為知己之報古今一變真偽莫分後生躡趨競之蹤前輩之品題之力是以田歌欲自用一士猶足揚声趙勝笑妾從兩人終多慙德力振深弊宜屬昌時如公者弗自激昂浸趨頽弊文史足用不知糟粕之已陳松菊猶存坐歎功名之既晚切陳庠序再閱歲年說詩不足解頤談道安能絕倒會新李制獲奉成規當大旆之按臨仰下風而彙進亟聞誨飭俾道遺訶初无媒孽之資驟被吹嘘之力盖精神所昭才欲下而已明雨露既濡物不祈而自獲至公之吝言多上攸歸恭惟公官明下而有容崇高而善下博通之學足以討論一代之典章經濟之才足以振動四方之政事自持使節即擁將旌以謂太平之功必以人物為本故勤收採罔間公微公敢不仰範前修式期來効依鞭策以希騏驥既不遐遺資陶治而為干將請自茲始

謝監司薦舉啓

朱廷王

零落壯心未就求田之計裴回未路猶懷入幕之謀中愧本心外慙微公戴恩逾曠跼地弗容伏念公數則多奇資惟極陋始遊翰墨謂功名可為而亦可期逮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雖已周於十載曾弗既於一官諒拙疏之有餘故坎之而未艾進惟聊尔資斗牛以代耕去亦欣然適榆枋而蒲志偶參羣後俾長諸生

會明詔之一新事百責實碩諛聞之已竭分合投聞懷曠官以自
危思歛衽而不敢雖嘗殫夙夜之智力曾何補毫髮之事功矧積
咎愆久替竄斥人皆謂之不祥而弗顧公獨察其其驚而可哀嗣
加薦論理適願欲此蓋伏遇 公官義高乎一世識並乎前人忠
厚之風及物而愈廣剛方之氣秉節而弗迴其觀人也遺於短必
求其心其薦士也因其才不移乎勢受知者所以感激而至于太
息而有識者莫不尊仰而爲之聳聞願擢擢之散才乃門牆之舊
物載矜流落存使迂陞昔孔融之得祿衡既薦於前而无以濟之
晚節晏嬰之遇石父雖脫於難而不能卒於平時未有一叨碩聒
之榮兩被吹噓之德自惟會遇獨絕等夷而公智味幾先名編邪
下駑駘失路固无歷塊之功烏雀懷恩猶有銜環之報

謝監司薦舉啓

史伯鎮

蓋聞貴德所以敬賢報恩莫大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坦不敢驕
以謂當然力推挽惟恐後故爲士者求諸已无求於上而在位者

方三十五

惟其才不惟其私此前輩所以揚声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覲
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
顧么微尚思奮起不自知其蹇淺切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跣踈
叩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无可言頗自安於貧
賤獨嗟窘步就去騏驥之不乘僅庇一枝豈有蓬蠲之能化敢期
觀采辱在薦論題評過優声勢增重使絕榆枋而决起遂忘擗櫟
之弗堪初无自瀆南之言又之先容之助凡所蒙者尺公賜之此蓋
伏遇 某官志並昔人義高當世惟善能卒其類蓋英髦已備於
曾中自厚薄責於人故疵賤不遺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霑一漑
之功歛衽後塵不敢効衆人之報

謝監司薦舉啓

張全真

无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不而褒執欺左右之聽伏念公器非
世用孝与道踈翰墨爲娛經病之而已廢山林作計况夢寐以空
存惟五斗之倦游蓋十年之陳迹長裾不遂短制表還新抚吊影

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尚繫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談為降諸侯
之重高堂坐嘯許陪下客之餘語有卷而姑容慮雖愚而或取傾
蓋之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固陋
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
游並鷺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奇自亦中發鳥盧
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官之邈爾自非宏偉不主故
常豈由煨塵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
而拔其尤匪才曷稱此蓋伏遇 某官體國重寄為時遠圖道尊
前輩而善誘於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於末至盛矣孔融之坐歸
然韓愈之門介以妄庸是為塵點其敢不益虔所事毋替厥初皦
皦寸誠徒託貴音之賜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

謝監司薦舉啓

黃夷甫

昔揚子雲被嘲老不曉事燭之武自謂壯不如人退惟一已之間
實兼兩人之短故規行矩步窮且不回身後人先困而莫悟勉從
下策出劾微官聚糧有三月之勸發軔輕千里之遠流離半世奔
走四方竭來大江之南屬在使麾之下實由天幸豈曰人謀恭惟
某官一朝偉人四海令望梗楠杞梓凜凜隆棟之姿鍾磬笙鏞肅
肅清廟之器而乃謙冲自牧略去威儀忠厚有餘曲敦風誼念既
馬雖老猶忠芻秣之恩轍魚將枯欲借靈滯濡之潤豈緣名勢特出
獎憐髮髯髯古人遭逢今日居然感激實倍常情

謝監司薦舉啓

史唐英

繆政流聞難逃公議薦書優借大過本心雖外激於懦疲實中含
乎愧覩伏念某真生駑緩但務退藏賦性堅頑不知變化斷斷真
一介之士厭厭若九泉之人竭來御史以臨民果見隳官而隨事
加以替傷溪毒閭中山嵐日益疇尋寢成沈痼杖扶骨立人掖尸
行奠酒跪香罔難修于祀事趨庭詣府頗久發于官儀人有若斯
世將安用尚或含糊而竊祿必將顛蹶以隕身但冀生還敢論榮
進此者伏遇 某官才高兼物道大容人謂其臭味所同故提撕

孤賤憐其衰窮易德故收拾棄遺乃於垂老之年獲霑不報之恩
某敢不務求針劑冀保餘生益慎始終庶全晚節亟為歸計載囊
衣以行尚慰人心飲盃水而去不慚吾道是芘邑知

謝監司薦舉啓

葉少蘊

功慙實試祿愧空餐貸弗誅勸已為僥倖寵加論薦豈所堪任伏
念某涉世闊踈受才淺薄學雖有志徒知泥古之虛言任迄無成
靡有資身之良策曾脩名之弗立頃短技之已窮少忝盧前晚欣
曾伍豈特汗顏而不恥固以攘臂而自矜矧泉府之官寮皆外臺
之辟置廩食俱腆賞勸又優得之莫不欣然賢者亦或樂此自慙
迂拙敢歎衰遲夷甫於是言錢孫寶以之祭竈揚雄識字方知鑄
金莊叟忘筌尚驚躍冶蔑一毫之云補且百毀之所歸已幸并容
仍加慰薦衆猶以為不祥而弗領公獨察其甚愚而可哀載味品
題更踰分量此蓋伏過 某官純明弗撓閱裕好脩謂收名莫如
薦賢而得人所以報國很容學步來佐指蹤頽踈懶者書生之所
同不加譴斥而流落者人情而共憫更賜吹嘘實感德之所臨豈
初心之敢冀某敢不益堅微尚深仰前修零落摧翰敢復希於霄
漢婆娑病木知徒費於生成但名肺肝莫報恩德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謝監司薦舉啓

戎昭謹職使指露章望不素然愧將何若伏念某器疎寡用質闇
鮮通早塵祿仕之遊竊有功名之志遂更武列歷具邊負南國之
征亦嘗致力西隅之守未始曠名汜至此邦勉勤爾事然而大羊
之聚僅得之歡心龜虎之羣久宿於著人此即守封之常務承塞
之本圖得免吏訶已為天幸敢謂伏蒙 某官俯憐舊物過采消
勞叨法座以言揚期上恩之器使俾無顛躓抑用勸從謹當神明
百為終始一節更集軍中之效用酬門下之私

謝監司薦舉啓

使指勸能驛書聞上拜嘉伊始撫已載優伏念某性本拙艱仕為

貧素累世之學切嘗自修當年之功願有所立濫齒朝紳之序獲更
武弁之遊于時昊寇據邊王師宿野馳不測之地力就於戍城受
必勝之謀嘗經於戰陳自爾從征嶺表還守塞隅迄至此邦第爲
常職若以其謹封疆之備得種落之心俯道人言已爲天幸敢謂
伏蒙 某官靈龜發潤衡度推公采惠任之勤勞血孤蹤之留滯
將期賞渥特露薦章謹當祗服收箴恪思爾止更集異時之効仰
酬此日之恩

謝監司薦舉啓

張 舜民

初憂累罰將欲去歸豈意交章更形褒薦受知越次負愧靡寧
伏念某賦分竒窮直生昧陋幸承闕閱亦綴冠纓惟趨時不達
於變通故應物多成於抵忤勉循三尺濫分符竹之權僅守一官
可謂斗筭之器誰爲汲挽敢冀騰驥此者伏遇 某官理識絕倫
聲猷跨世長趨闊步孰爭萬里之先大論高文自出一時之右肯
憐孤蹇曲爲播揚某敢不誓立清名堅持素守雖錐力近利無補
于本朝而尺寸微功自期于他日庶幾始末不辱高明

謝提倉薦舉啓

百里雙鳧欲望風而引去九秋一鷄俄倚漢以橫飛自疑如出乎
夢中爲幸實來於分外感深縷骨愧極汗顏某竊以觀賓于主顧
下士莫非有待未征其彙惟名卿然後無私况屬盛時亟逢鉅哲
惟月評而借譽向風鑒以生輝書自劉洪豈止賢於十部諾因季
布政應勝得百金肆令爛額焦頭端可攀鱗附翼獲是遇者獨
何躋哉某也文史陳人衣冠餘子蚤因世冒玷官箴抗塵走俗
者二十年不堪回首號寒啼飢者數百拍未免折臂偶切邑以死
身姑盡瘁而事國子文三仕浪云有功而見知裴公一言固曰不
求而自得靜言恭冒良有各負緣此蓋伏遇 某官直道而行樂善
不倦敏手以衡其輕重虚心爰燭乎幽深都開闔歛散之要權務
成就全安於下吏眈眈而容光必照吹噓則與物爲春循致懦衷
亦叨獎接某敢不靖共爾位夙夜在公正而不它第堅持於一節

老當益壯或少報於萬分

謝太守薦舉啓

楊嗣清

散木偃塗誤入工輪之度疲驚在旣叨逢伯樂之知服籠增光被
恩懷愧伏念其質非名韻才謝清流蟬腹龜腸中慚義毀塵草頭
鼠目望絕侯封氣無湖海之豪心有丘園之素政緣世累偶出仕
塗鬢鬢二毛顏匪折譽之具目迷三徑空懷焚艾之羞甘比羣鷄
定非一鷄豈意提衡之賤濫加推轂之私優辱品題徒知慚仰此
蓋伏遇 某官名高一世學貫九流身任道之汗隆言為邦之興
替柔直有申伯之德四國于蕃文武兼吉甫之才萬邦惟憲行賢
而未嘗有已去智而不以驕人致此妄庸亦加賞拔力借風雷之
便將化龍梭肆調金石之音更資牛鐸其敢不勉修素業益勵壯
心庶收翰墨之功少答吹噓之賜

謝太守薦舉啓

王致君

職守方郡鼠技已窮名聞公車鷄書交上荐叨獎拔倍負兢慚伏
念其闕閱已衰名實素下挈瓶近智無所建明空冗小材安能施
設雖殫意竭慮公以忘私而左支右梧勤不補拙敢圖寵借不及
尋庸此蓋伏遇 某官廟朝羽儀社稷寶鎮綴闈臺之法從高踐
亨衢殿淮海之名邦光揚遠業尚收孤跡謂有可書欲使迅騰曲
加藻飾其敢不修持晚節庶圖橫早之功砥礪微忠更畫鋤刀之
用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謝太守薦舉啓

魏伯友

靈恩朴拙何以立官元保頓昏安能辦事政虞訶斥番辱薦論不
敢矜榮祇以增愧伏念某人中下品海內單門子要孝裕為眾所嫌
嵇叔夜處世不偶青雲絕望器許誰與之佩刀白眼相看遣去幾
奪其手板不圖褒借復被衰寒此蓋伏遇 某官百世華宗三吳
望士榮躋內閣翺翔侍從之班寵殿侯邦偃息藩垣之地曲憐弃
物遂及孤蹤某敢不益慕前修更敦素尚懷黃金而結紫綬豈
意於餘年飲墜露而餐落英行棲於舊隱未知圖報但極悚銘

謝太守薦舉啓

宋 嗣宗

委吏之賤疲于一官報政之遲踰于三月過蒙褒薦良積悚息伏念其椎頓寡聞支離多病初無才語以取聲名豈有異能追攀豪俊韓吏部年老而身困孔北海意廣而才疎自絕羣騰孰能推挽第安林野以俟譴何此者伏遇 某官名映朝倫才高王佐謀猷宏遠史弼負幹國之能德度恢鴻韋斌得大臣之體將陟鼎司之峻先儲天下之才致茲庸虛亦預收採某敢不尚堅晚節益厲微衷掃地焚香誓克終于素志澡身浴德期不累于清塵

謝太守薦舉啓

宋 軫詩

阨窮滋久声跡浸微固已絕望於飛翥誰復萌心於進取忽薦言之下逮溢愧汗之交流伏念某愚不自量妄嘗有志始游翰墨謂功名可求而必可期中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飄然隨牒聊以代耕幸獲造於門墻欣竊聞於名理何止暫忘於羈旅固已倍借於輝光仍沐恩私亟加慰薦載詳品目更極兢慙此蓋伏遇 某官德盛而有容望高而善下矜此疎愚之質許以無他採其蕪累之詞謂之可教不忍遂墮其素志必使勉及於前修力賜吹嘘庶幾振起駑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頑鑽遭時尚有發硎之意未報恩德但銘肺腑

謝太守薦舉啓

趙 德莊

浮湛宦牒久絕意於清流洒掃門墻忽盜名於下客餘光所被善類知歸伏念某愚不通今拙而嗜古百世而下莫究聖人之大全中年以來不堪世路之多故簿書泯沒師友散亡披髮短髮之半華悼初心其既遠竭從煩劇尤失故常常民弊財殫為方今之公患而政苛斂急豈學者之安行故嘗取子於權宜不盡拘牽於文法苟少紓於罷俗亦何愛於微躬所幸仁主大明日月其照我公盛德父兄乃心用能三歲之間或致一毫之効然塵埃不可以薰沐拜起甚慚於步趨舉瓢而酌天漿坐歎星辰之遠比竹之聞人籟益知耳目之卑謂當黜而外之敢曰從之游者惟時拍授不愛

彫巧出五色於探囊既將脫其毛骨捐千金於市帚又復借以齒
牙豈徒了於一生固足施於後世此蓋伏遇 某官道存長育業
懋經綸世爲儒者之宗故常恐斯文之墜地身任天下之重故陰
求當代之遺材有如妄庸何以稱塞其敢不洗心滌節俛首下風
補剿息黥舍治人而治己淪肌浹髓持報國以報公

謝太守薦舉啓

泮水橫經慙蜀地學官之選天臺上奏玷汝南月旦之評拜賜增
榮撫躬若惕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而晏先生長者之典
刑或曠世而難遇蓋賤貧而甚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類於籠
中足以成聲於海內况此收鱗之意出於特達之知未嘗待其自
言亦匪因於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以
得此伏念某穎蒙有守困拙無稱傳緒業於父兄之淵源於師友
淺聞甚陋莫知貳負之名單見易窮豈識撐犁之字粗勤操守敢
謂端方愧在前之批糠偶冠多士玩既往之糟粕未通羣書固宜
守寒士之窮寧復有執官之望曾見鶴林之託遽煩鷄表之騰假
要路之梯航借層霄之羽翼茲蓋伏遇 某官神機警悟德宇閑
深振絕學之無傳笑諸子百家之陋起斯文於既墜有二代兩漢
之風啓後覺於晚生凜清名於末俗四登二千石之重咸著能聲
一飛九萬里之遙旋躋華衮益廣江河之量不遺對非之微謂敗
鼓之皮亦無嫌於枝木而焦桐之尾或可備於宮商致此尋庸驟
蒙推挽某敢不益堅素尚勉力脩名國士之知期必酬於異日私
門之謝聊自同於衆人

謝太守薦舉啓

負弩馳驅方廁登門之列剡書慰薦濫當開府之初名為市駿之
圖實出點蠅之誤事非願始榮與愧并惟縣令視民爲親與諸侯
分地而治以道自任昔人尚鄙於催科厥流寢訛末節乃專於財
賦緩之則乏供於公上急之則起怨於里閭弊精神於錙銖之微
捐名節於商賈之賤良法具在鮮聞德意之宣仁人滿前不見循

良之政有能時其取予節以儉勤專務本以養民財毋奪時以盡地力上不負明天子之詔下足以解賢刺史之憂庶幾隨亭可以益裕如其者不才自棄多難早衰百年帝上之空言僅同畫餅十載幕中之漫仕殆若飛鳥退將遂於歸愚進豈堪於治劇矧冠蓋往來之會乃江湖卑薄之鄉邑居蕭蕭條莫稱過客年穀豐美尚多流人固當過意以撫摩安敢容心於椎剝吏責既曠人事寢睽失伍待三甘於抵罪會課第六幸而免歸豈期烟幅之愚乃動高明之鑒以平平而似簡謂兀兀以類勤引而升堂溫若挾纊退而論事應如叩鍾念欲報而未能抑何功而可錄伏讀褒語有覩過情而况法官獨斷之辰剛但屢形於擇令大府簡僚之始激揚尤貴於得人有如妄庸何以稱塞此蓋伏遇 某官忠存社稷望重摺紳潤色王言得典謨之正體作成士類起洙泗之遺風力為後進之階克聲上臣之節不忍孤白之反衣未厭緇衣之改為故於寸長或至三嘆某敢不匪躬盡瘁篤志好脩苟歎息愁恨之不聞有辭于上雖倥偬喧囂而自困遑恤其私

謝太守薦舉啓

趙德莊

羣趨旅進官微尺寸之功衆棄獨收事絕尋常之表羈窮增氣寒素懷歸伏念某名在腐儒初無長技挾策於前輩彫零之後彈冠於殊鄉轉徙之餘老將至以徒勤祿既浮而不媿逝從散地漸歸宿於夷途敢託上交自衒媒於當世矧陪下走驟望餘光無簿書米鹽以奔走後先有贈勞宴賄以勞費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略後生之無聞謂孺子之可教采封采菲草芥已微如山如河塵露奚補深惟志士之報德坐恐餘生之後時若為推揚重以論薦言非俗好難語於通人文與氣衰詎追於作者然而少學雖陋而粗取於無用孤宦已卑而竊期於盡誠使之少間貧病之憂有如過聽妄庸之意尚思扶義不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為已知之一發此蓋伏遇 某官長民尚德憂國思賢身任九流之銓衡各極器能之用經為萬乘之師友兼收章句之長下賓

榻於藩維訪遺珠於江海求之太廣濫者或居其敢不益信所聞力鞭其後豈惟進退視爲主於遠巨尚謹始終用能施於後世

謝太守薦舉啓

伏蒙知府郎中奏舉改官任使者縣僚解局孰敢嘆三年之淹郡守飛章獨念有一日之雅雖舉舊旨昔以爲義然改秩豈愚所可當固應得之若驚且幸伸於知己其竊聞管仲以善交而友鮑叔亟蒙堂阜之迎王徽以進士而附徐商爰受荆南之辟夫惟久與之出處乃能備見其否臧未始擇焉而不精庶幾與身有所試斯謂名止於實勿憂稱匪其人靜循黃綬之賤儒蓋辱朱轡之曩好聽其言而觀其行既嘗博我以文據於德而依於仁更欲成人之美借月評而激賞回風墜以增輝書自劉洪非特賢於十部諾因季布雅宜勝得百金坐令門下之諸生不作溝中之弃物獲是遇者亦何偉哉某也問札声微行歌族冷幼被過庭之訓長從挾策之游欽業樂羣粗熟周鄉之射御陳力就列浪陪唐穀之英雄由

東粵以奉親拍南昌而竊祿雞鳴狗盜偶終歲以無聞馬勃牛溲亦有時而可用遂沐鄭莊之推轂式酬貢禹之彈冠公叔同升大夫僕今猶古也臧文不與柳下惠彼何人斯可以使鄙夫寬而薄夫敦真所謂久相待而遠相致裴蘭在野但知直道而行祢鴉橫飛忽慶不求而得退省際會實有夤緣此蓋伏遇 某官閭苑清流崑崗粹品名聯二俊允爲吳郡之文宗李貫六經克紹松江之高士蚤决科於羣彥繼拔萃於庶工已誇語三日而見奇何止歷四州而稱善遠不離道進思盡忠登芸閣者十八人獨推豪傑奏楓宸者三千牘夙著謀謨綾衾夜直以竟清鷄舌朝薰而氣爽遽辭榮於丹禁聊共理於黃堂政布六條頌興五袴隼旟熊軾方試可於蕃宣鳳沼亦爲臺即升華於輔弼而又篤斷金之密契存結綬之遺風憐其附翼以攀鱗謂可昂霄而從且登故雖孱弱亦預獎提厚莫重焉綽有故人之意我之懷矣忍忘平生之言某敢不謹所設施高其標置確乎不接窮且益堅萬里從軍喜吹噓之有

便一心圖報惟職守之是勤常俾舉能其官無負友賢不棄過此以往未識所裁

謝太守薦舉啓

趙德莊

乘流浪出猥參幕下之游進旅冥行庸觀坐中之識上臣所志未俗以驚伏念某妄讀父書失師吏道江海之送日月多病與衰雞豚以燕春秋久閑而發維此羈宦出於濫窮輕千里而竭來留年而忘去澆樹三匝其孰聽於悲吟賜璧一雙敢自傲於異遇方輻蓋鼎來之日聞道途相慶之誥謂平生先德而後刑且家世誦身而下士私竊自幸庶幾少安不意交游有及姓名之賤廼於官府遽忘形迹之拘重遲而不以爲媿媮造次而能照其悃悞至於真諸尊俎之側雜以詩書之娛聆高詠於胡床還素風於大韶雍容文物主人何媿於湖南尚想風流下客如升於東閣慨附麗之既晚碩遭逢之已榮敢以私恩更汗公舉蓋前輩與人而必盡而大賢樂義以亡窮使之假翼而冲霄猶將市骨而得駿此蓋伏遇

卷二十一

十三

某官清而不撓大以有容愛善如愛厥民知人如知其政包涵九德心期一代之英才進退百僚手傳先正之能事者主知之益厚繫士氣之方增有若妄庸何以稱塞某敢不冥心信古刻意好脩累章服以自矜竊起彈冠之念望山林而告語共希曳履之光

謝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目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憫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某敢不祗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交陽秋之字雖異姓
士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
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各聞軍旅
聖人書社稷之功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
之遠莫則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於一秋沂江而上傷不見
於他揚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
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於嗣歲豫章方託於深根非無他
人未足知已矧何並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遊宜其臭味
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雖至矣誠豈當然如某者天與冥頑人誰
料理但欲陸沉於州縣未嘗鈞致於聲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
之援窮年書史有螻蛄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欲儒冠之誤
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闈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
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爲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
茲蓋伏遇 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於清明
璞玉渾金終莫名於器用出入與賢之省始終當寧之知付善我
樂育之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深憂譴薄難稱生成某敢不持此銘心不
爲繞指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闕闕之光

謝薦舉啓

弃地寒灰已絕思於溫煖淪溝斷木何敢望於丹青物理固然天
意莫測借一毫造化之力爲萬目駭異之觀冷艷將遂復然華藻
至于均被摺頤退省點頰嚙恩竊以行已其難售知非易馮援激
齊君尚須彈鋏伯牙捨子期遂至絕絃矧夫涉瓜李之嫌其奚有
冰炭之隙撚鬚太息知正道之孔艱撫掌長哈厭人情之甚薄爰
因時態慨念孤蹤謂學術空踈鄙之則宜以趨向謬誤遠之則是
第栖柄而信命敢咄咄以尤人夷攷先芬粗平愚憤叔皮爲韃幕
之從事孟堅領憲府之護軍溫造不辭重嗣之賓馬融嘗應鄧
騭之召不特一時之樂事且爲萬世之名談非倚高明莫緣敷叙

自叨休在之幸首膺眎睠之溫遽辱褒揚不謝阮瞻之三語再
蒙然諾殆逾季布之千金已在品題終加收錄此蓋伏遇 某官
深造道本洞燭事機矜小賢而不遺慮一夫之失所持心渾厚優
哉獎善勸能處己公忠足以容世勳俗是致非封之冗瑣亦隨桃
李之敷榮某執當激昂懦衷勉堅壯志慕子文之從仕少酬兼
恪之稱鄙州稔之用情聊副詳明之輿庶幾閑悖鯉庭之訓抑亦
不玷龍門之遊

謝薦舉啓

三年簿領方默愧於仇鸞一日雲霄俄顯追於獮鷄恩深河海感
極肺肝某竊以運偶中興時多上務務薦賢而盡臣子之節期稱
職以立邦家之基當得英豪若絕類離倫之鮮儼庶觀器業皆窮
高極遠之不凡靜循百里之冰宣庸副九重之任使公卿由此途
出令尹難其人哉儻非桑維之前修莫宜民上曾是駘駒之下品
反在選中必固與心可謂仁矣某也志雖尚德學不競時師友古
人幸襟期之猶在塵埃滿路惟世賞之可羞竊斗粟以奉親並言寸
心而報國靖恭花縣密邇霜臺漢斧生秋每欲望風而去鄒律噓
暖嘗試瀝血以求將按劍之是虞豈授茅之或異亟回鑑水曲省
爨桐念戢吏愛民之方粗知留意曰趨事走功之敏寧不厚顏俾
脫冗於拘狴曾遂升華於宰字永言際會實有各負緣此蓋伏遇 某
官自誠而明樂善不倦蘊籍列城之簪笏靡恨遺材發揮當路
之權衡誕開公道肆令孱陋亦辱揄揚某敢不朝蒸暮暮監夙興夜
寐甘官箴之藥石窮且益堅凜凜士檢之冰霜死而後已用圖薄效
少報殊私

謝薦舉啓

官分縣社初乏吏能書奏公車驟唯見名薦荷荷恩增愧撫已爲榮
伏念某昏鈍少文朱愚之敬皇志有立困之素氣無湖海之豪慕君
子有所不爲知古人未嘗之仕猥驅俗駕濫綴官曹挂頰愛山未
忘餘習折腰曾爲米已負初心試縮銅章謬臨花縣鳴琴不韻製錦

空傷政拙催科考宜書於下下誰先傾倒人每見之平平疲驚絕
意於騰驥散本無心於琢削豈謂提衡之眩誤加推轂之私此蓋
伏遇 某官盛德表時淵謀經國宏才優於剽劇厚性足以鎮浮
允爲世臣卓備賢業權衡士類水鑑人才錄箕斗之虛名采菲葑
之下體縱毛錐之脫穎許由瑟以升堂致此凡庸亦加品目力借
風雷之便將化龍梭律調金石之音旁資牛鐸其敢不勉以未至
尊其所聞上蒼已知下逃官謗

謝薦舉啓

松鄉佐職坐有三年之淹蘭省飛章初無一日之雅始望不及此
何德以堪之榮登簪紳感藏肺腑某竊謂惟善能舉其類上臣
事君以人簡厥修而進厥良陋志目中省之小識息我鯨而補我
劓開鱗鱗附翼之宏規靜言疑似之難分動輒忠邪之相半必也
久與之出處庶乎槩見其設施曾未聞無因而至前况敢莫不求
而自得借有是事假屬非才如某者少挾壯圖長辜素蘊師門刻
意恥自名世祿之家仕路強顏寧復非良弓之子念再游於蓮幕
思一割於牛刀必琴何益於民功祿鵠亟騰於士譽常徒役役豈
曰能賢善誘循循亦云可使昔未親聲言歎之末今乃置眎睽之中
古人以是存心流俗爲之喪氣請原其本有致而然此蓋伏遇
某官進思盡忠達不離道蚤推先於人傑聊試可於天官春入綾
衾寒谷已均於餘暖秋橫水鑑纖毫咸燭於清輝肆令慰籍之私
旁暨委庸之吏某敢不申嚴儒行寅舉官常植澗喬松不爲三
冬而變節辨涂老馬當遵千里以効勤苟無爽於初終或少疇
於知遇過是以往未識所裁

謝薦舉啓

右某伏唯照牒保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居官蒞事初無毫
髮之長爲國掄材誤辱齒牙之及省循非據感愧交深竊惟古者
薦能付之公道衆多奚擇惟公論之爲先容表裏相符雖小用可
知大節此風不振有年于茲非遇間世之賢曷復非常之選如某

者儒生至陋吏材尤踈初不能激激以沽名亦不肯泯泯而隨俗
屬佐一同之治獲趨五馬之塵當循名責實之時不容苟且在趨
事赴功之列各務進修自視妄庸尚虞譴斥豈期名姓夙誤聽聞
方其下車之初已有推轂之意逮茲收錄寔倍寵榮茲蓋伏遇
某官盛德鎮浮至誠格物以清淨寡欲之道濟剛毅不屈之材非
惟不畏於高明且亦無遺於寒賤以所聞而參所見弃所短而取
所長憐其遲鈍之資僅能將勤而補拙知其奔走之暇尚以餘力
而學文遂加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某謹當勉所不及行其已
知今非介而前非通立聖人之中道仁不憂而智不懼慕壯夫之
遠猷期於終身上答知己

謝舉試刑法啓

伏蒙 某官奏舉某堪充試刑法官者坐局何堪方喜崔松之茂
致身有幸亟聞襍鷄之飛愧溢頰間恩從望外某竊以俊傑在位
明謹用刑顧六合橫日之民或陷乎罪念一人好生之德必欲其

十七

平惟能得子張之賢而爲諸朝庶以輔堯舜之仁而極於治獲是
遇者一何盛哉某也樗櫟散材斗筲小器誤玷絲綸之寵猥然簪
筆之華來百里以備負姑贊承流之政執三尺而願學蚤萌折獄
之心借未能遠追淑問之阜陶庶亦或近取遺直之叔向在我而
已其誰知之非偶先覺之無私孰憐後進之有得靜言提拂良出
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襟海非塵懷冰不豎兼善一時之風俗周
知百吏之否臧論道經邦將策足青雲之上愛人利物尚留情丹
筆之中坐許公膺例堪審克某敢不申窮律意更奉官職此生召
伯之甘棠會令封殖它日傳巖之霖雨更冀沾濡過是以來未知
所措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六

謝啓

辟置

謝辟充教授啓

唐子西

命教之始置師推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離國學十閱
歲華參兩任之鄉軍自云得趣負三年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為
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
况優游於儒術復咫尺於鄉粉便於婚姻得以數學有幸如此歸
恩可知此蓋伏遇 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
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
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辟南京簽判啓

蘇子由

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後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
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
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 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
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滄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尺室之
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慰喜難及敷陳

謝辟置馬務啓

唐子西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事廣才踈績
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關擊柝真為貧之所為毀瓦畫墁歎無功而
坐食資緣厚幸依託下風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
載雖每侍於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為異蓋自
恥於無厭遠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 某官賞信罰必事易
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某
敢不祗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一壑既未遂於初心三沐三薰其
敢忘於厚德感佩戰越不知所裁

謝辟差醋庫啓

滕子昭

索長安之米五斗有萬鍾之難失中流之船一壺若干金之獲位

雖至下恩實非輕竊以仕有時乎為貧食為敢忘其事職既司出納之吝任初無貴賤之殊矧茲醯人之微掌於周官之舊日取不竭本原出糟粕之中歲計有餘者摘亞海山之富苟非明財貨之術豈足尺錐刀之能如其者賦分酸寒凜生艱苦囊空幾盡誰憐甑內之塵餅粟屢空自笑甕中之蠟未厭小人之復徒聞君子之交僥倖鋪糟而歡漓妄意乞漿而得酒不謂斗筲之无用亦預批糠而見收會計何堪涓滴莫効此蓋伏遇 某官才全武庫名重金甌世高濟美之忠人有調元之望負伊尹之鼎志豈在於割烹和傳說之羹道本期於啓沃無膏梁公子之習軫蕞隘寒士之憂欲觀聚蚋之能俾則濯龍之選直在中矣方待善價之沽求則得之不假乞鄰而與某敢不攻苦食淡激濁揚清仰副作成之恩益堅曲直之性仲尼發顏子之覆儻使知天地之全趙文舉晉國之賢庶不遺筮庫之列

謝辟置幕屬啓

方三十六

二

提筆文場已玷師門之高第彈冠仕路乃叨賓幕之元僚自惟何人數有此幸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而不容先生長者之典刑或曠世而難遇寧賤貧之堪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數於籠中足以成聲於海內况乃收憐之意出於特達之知未嘗待其自言亦匪因於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以得此伏念某學非通務資不踰中壯歲激昂妄謂動名之可致長年蹭蹬忽驚齒髮之將衰偶竊儒科繼罹家難薰心憂患莫堪積歲之窮愁唾手功名非復當年之壯氣自甘屏迹豈合干榮屬當軍府之開濠枉賓筵之辟虛名增重有識嘆嗟謂李大夫取人不常乃爾特舉而石處士以道自任庶乎有成豈惟私惠被於一夫遂使頽風起於千載此蓋伏遇 某官吾道正統斯文主盟何自為郎頗歎馮唐之不調問誰可將或言充國之未衰遂付雄藩兼臨絕塞山頭落日想墨客之風流雪外孤城聳將軍之號令為此府望須我輩人矜弱植之无依屈公言而見取靜言會遇實

邁等夷謂無人於東都固所不敢稱知己於天下亦足少伸感激之深敷宣罔既

謝辟置啓

范西叔

駕彼四牡初瞻華節之臨啟者二人處造長塗之馭荷陶鈞而愈重揆綿薄以何勝冒昧來前兢慚去所竊以春秋同燕社固俗態之相歡富貴歸故鄉亦時情之共樂究觀往哲間處舊都不過露印綬以跨邸中負弩弓矢以馳道上或爲相數昆弟之罪或與師苦父母之邦私快恩讎俯驚童孺來于公之駟馬既顯何爲散踈傳之黃金雖賢無補未有激揚於風教專徒簡拔於人才近接粉榆旁收封菲獨振汝南之價首空驥北之羣高掩前聞自是盛舉宜得魯諸生之秀異少慰蜀父老之傾瞻有如蒙烏真易與耳鼓無腸而自哭碑沒字以何爲輕玷一官浮游萬里辯舌敢驚於堅白夢魂不到於軟紅空回天際之舟廿載雲門之翅餓麟不噬誰爲落毛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與阿堵物爲伍定爲寧馨兒所嗤已

方二十六

三

自分於陸沉寧有斯於羅致喜冷兵騎猶振袂塵倚推轂於鄭莊俱懷此志許着鞭於祖逖驟過初謀坐令一介之微頓增九鼎之重不圖畫餅偶亦濫竽茲蓋伏遇 某官智鑑圓明文衡公亮士冀登賢於鳳沼時爭仰德於龍門廣西雍樂育之心舉同金鑄秉東觀刊修之筆深謹袞褒方宣指於民我念炳靈於江漢且無後出來副先登典刑具存肺肝慰藉曳裾而飛名譽固屬執香用士以報國家詎須種鬲靡嫌平進均預持招正恐涓埃難酬索籥再念其久居冥奧叨預提撕兼收腹背之微頻借齒牙之重念顏氏之居陋巷孔子賢之取馬生薦之朝廷何佚力也荐於今日期以古人尚殫髦髦之恩少罄倦倦之義豈特西州之人士愧在盧前庶幾東閣之衣冠願從隗始

謝辟置啓

張少瑜

病即丘園本期脫屣老依幕府乃復踳踳爲然諾而遽行豈出處之敢必伏念某才無適用學不成功族久弊而弗支身既衰而愈

因少年意氣真已蕭然平生交遊殆無頌者獨執事之用意有昔人之遺風每當薦賢必以充數跡高奴之重地控點虜之上游謀帥多屬於偉人責實每難於它路顧雍容談笑之際雖資三語之勝流而緩急幾微之間實藉百中之奇策乃容迂闊復玷招延此蓋伏遇 某官以邁往之資當折衝之任才兼眾智守之以謙虛威震諸羗持之以詳重過收人物以就功名某老廢詩書無復倚馬之氣窮更憂患庶幾從薪之謀即望旌麾不勝悃悃

謝李邦直辟置啓

吳則禮

引領下風念未開於聲效脫身涸轍曾罔待於鳴號揣心質慚戴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嗜乎先王之言行己則異乎末俗之好學知修性仕特爲貧久忘紆朱懷金之榮粗得曲肱飲水之樂獨立不屈殆遺物而離人逸處無榮取以故而滅命蓋討論於六藝已侵尋於二毛索墜緒於堙淪蔽樹鬱之中究微言於散絕殘缺之際委棄詖行擯斥詭辭道擬窺乎大全養固

方三十一

四

捐乎小體每悲螻蟻之智易竭誠懼天地之蘊難窮素志或班沒齒銜恨疲精盡慮反同惠子之據梧飽食全生頗羨支離之鼓莢術益進而譽益泯年愈老而形愈孤愧俯仰以徇時聊翱翔以娛意收功雖寡詎羞抱甕而灌畦涉世屢奇頗欲就陰而休影節苟存於一介祿奚顧於萬鍾飄然浮轉之驅兀若枯槁之木文繡獨嗟乎芻狗青黃寧慕乎犧樽藜杖貂裘跡未羣於麋鹿石田茅屋夢已落於江湖其誰哀憐祇自憫笑知語默顯晦之有義悟潛身用捨之皆天甲乘馬而從徒甘抱關而擊柝豈期屯蹇遽辱採收此蓋伏遇 某官偉行軼倫閑識超世遠略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紛紛妍媸舊入於甄冶擾擾動植嘗寄於權衡弗以杞梓自美而陋乎樗櫟之材弗以軒冕自夸而賤乎草莽之跡吹噓朽腐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凡茲滯頑亦加策勵豈以謂能否難辨則駑馬或先於駉驥利鈍靡察則鈇刀或貴於鑊錡將剖黑白於混殺明是非於繆亂委庸庸庸亦佇獲託於

鑿師之門擁腫由權未見黜於匠石之手誓勤緒業用答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試館職

謝試中館職啓

王致君

辱賜聖策下誦鄙臣質之以討書治古之所傳副之以農桑孟子之所論才難尺志筆不逮心至於前世之宜當今之弊聖賢之法度天人之際交拳拳未列於孤忠瑣瑣僅能於小裨宗工垂借第等過優徹旋纘之聰明入廟堂之甄化越自蘭臺之冷秩躡升書府之祕遊寵榮有殊感懼亡措於穆盛世幸逢極治之君思皇庶臣孰匪碩學之彥素養而待倉卒之用器使而議鴻臚之材處是位者責是功辦其事者付其職况于簡冊之所英俊之躔多文章經術之老處其間亦公卿牧伯之任出于此秩以太官之稍膳增以內府之俸泉使無芥蒂之勤以牽乎事外俾無塵苴之累以汨乎宵中思慮不分而道明進止有餘而氣一士遠於賤而為周之

方三六

五

貴學得以肆而非秦之拘則可以夙夜鈇丹左右籤軸浩乎泛古今道德之海曉然見治乱安危之途當言而言豈為无助有用而用所向悉宜顧雖中下之資猶躋仁智之品如其者進按名責實之治之趨變適時之宜辯不足以揚王庭勇不足以建邊略昧於理財而不足以語計踈於言法不足以評刑凡是數端舉無一可其在聖世當為廢人惟學是專乃性之病耽尋經傳而成癖亡遺冠履而幾愚至如灌浸切瑳人以為勞而已以為樂摩研編削怯於所短而喜於所長茲者幸會于天處得其地生死願同於書蠹呻嘍无歎於囊錢庶安義易之養蒙與卜揚雄之終老重念其惟物輕重公時盛衰嚮立是科間出竒士蓋取之甚隘則來者幾希由待之既殊則舉思自奮歷時思久其終寔微致或上言指此學之可廢近復著令罷推恩於從來顧是庸平分宜登公豈期援取於末至收拾于殘餘仍採薦論亟膺簡拔此豈仁遇某官開廣治具贊襄睿文思人人之盡其能欲物物之得其所謂選士可

以報國謂博古可以救時姑擢謏才更觀後効誓竭有為之志仰酬不報之仁

謝試中館職啓

崔公巽

奉對西清凜天顏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顏以寄惟石渠天祿之府祕金櫃玉板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典訓惟如齊諧之所志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於方言其流及於瑣語煨燼竹簡發羽陵汲冢之編科斗泐書簡魯壁淹中之蠹蓋古人礼求諸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典刑推云古昔仲尼之悼借馬猶及闕文夏禹之尚遺聲以存追蠹自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洞九流之領略孰能刪除繁穢放失舊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缺取武成二三策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曉幻婦之微文釋血蟲之訓纂討論欵識辨岐周栒鼎之銘義證古文跡東漢顯陵之策唯時選遴益歎才難固將廣豪俊之儲頃以待朝廷之問必如前哲增重此名而况切

方三十

六

近禁嚴雍容嘯諾建章鳳闕望帝極之太微策府玉山躋星躔之東壁欲掄材於人物聊養望於歲時其意廣才踈心勞志大空懷憂國見謂狂生中捐末路之差他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掾入選書林汗青簡於長年絕韋編於卒歲初无聞於是正獨能問於何如恭惟 某官德益阿衡師惟尚父服衮衣繡裳之命數寵冠上公偉龍章鳳姿之儀刑照映羣辟略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妄庸不忘教育孰云晚出得預斯文乃眷蓬山世唯舊物慨流波之未遠創風樹之纏悲再命惟躬相望踵武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修卒父業復總羣書敢期故實永言陟岵之感終發蕤莪之篇然而以先儒之熟訓詁而誤尔雅之螭蜺大夫之識具教而名先君之猷武况如淺陋无乃闕疑庶幾農馬之專可與蟲魚之注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頌聖主之得賢巨或能論著

謝試中館職啓

任子方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羣俊論說無本文
亂不工序當今可舉之政事則未究大情考先王已行之法度則
不闕古訓訖無可錄退有後憂豈意江海納行川流一貫龍蛇啓
蟄蟻豈同伸雖幾去而復收終以榮而爲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
乃皇墳帝籍之所藏或出於秦人煨燼之餘稍見於汲冢斷殘之
後書尤難於盡信史已甚於闕文復關諸子之異同頗識古人之
章句詳延沈雅分命訂離煥爛遺文上占東壁馮凌危觀古謂蓬
山坐尤迫於帝居人或夸於仙去多士願聞其推故名臣輩出於
此塗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登庸在唐則九齡房琯以辭章入
侍故博洽名家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數
百餘歲得人甚盛曠古所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底乂囹圄空而
俎豆布于戈藏而鍾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之論四方來獻
多山巖屋壁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謂取士必先於素養詔大
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討論樂得英材而任使遺風不講幾

數十世之相望引類並興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落
相高于今侍從之華班班可數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日
熙庶政躋世於安寧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而羣狂之道
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股肱一體既不式於老成諒直多聞將
旁求於新進丁寧細扎祖述舊章使棲遲涵泳於圖書翰墨之林
以滋長成就於英俊人才之藪蓋棟楠杞梓聳昂霄之幹珪璋琮
璧抱韞櫝之珍必藉良工親逢大匠然後薦立壇以交神明之貺
壯宮室以除風雨之虞豈徒然哉所用如此若某者生而非敏壯
也無聞學淺鮮而不根氣萎蕤而易涸英華無幾局韻大拘既未
能赫赫以動人固不善盱盱而徇物以牛捕鼠鈍不適時緣木求
魚勞非得計碌碌衆人之後遲遲行路之間幸從庠序之外官不
發弦歌之舊習家有一鍾之石篋無三上之書乘鴈雙鳧既不闢
於多少大鵬斥鷃亦各適於逍遙何期近弼之誤知過以不才而
應詔傍徨捧檄踈踏振衣爲逢極治之朝庶達敢言之志而舊文

卑弱空驚賈誼之過秦素與登叔蒙良愧陸機之入洛家幾素米
門寡曳裾待漏赴期懷鉉就席感歎紵袍之故熊頊瞻金馬之盛
遊下筆不休之傳毅屬文之思令人忘倦非馬周論事之才雖鉉
學綴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作餅何以療飢曝日獻
君未爲知術尚蒙採擷不即弃捐驅蹢躅於遼東竟無它異望騰
驟於冀北猶踵後塵是何異綴魚目於夜光補狐裘以羔袖既珎
隹受有誤題評此蓋伏遇 某官道德在躬問望超世契光華之
盛且見事業於有爲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渾厚而樂於成
物致茲末品亦預同升所願讀書陽城猶喜於從吏未能成賦左
思亦幸於爲郎而况大君深切之訓詞近侍雍容之知遇實英俊
並遊之會方朝廷有道之時戴白之老畢世而再逢窮巷之士動
心而竊嘆美意不輕於樂育終身敢薄於自期固當澡雪滯昏鏗
窘頑魯龜勉平生之志激昂君子之風不獨丹鉉點勘之爲工必
使事業語言之可用老將至矣寧自發於聖時行或使之冀少伸
其素守

謝試中館職啓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家蓬萊之山何嘗夢到猥令射
策遽預細書浪登碧漢之樓寔出洪鈞之播竊以天澄東壁二星
交映於皇圖地邃西崑羣玉並森於帝策肆更歷代咸聚彌文若
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庭如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布在
其間逮我聖朝崇茲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略之浩繁運際治
平嘗命大臣而舉數輩統傳元祐亦詔近位而薦幾負故往日之
得賢推此時之爲盛光堯再造復古重熙自定制於紹興每育才
於天祿映青藜而遇太一共記昔傳依紅雲而近玉皇多繇此擢
聖主遠遵鴻烈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洲聳瞻來幸駕崑崙之僊
仗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飽宜悉儲於雋茂豈尚
著於踈庸伏念某學庸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韻嚮者分教獨
冷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職簡次續惟新

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而去豈謂即長安之塚遂容窺廣內之藏已則叨踰人爲咨歎比蓋恭遇 丞相奮熙帝載樂育人材獨參國柄並育人材惟取以無方故靡開甌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使參渠觀之游某敢不仰戴厚恩俯研卑慮清閑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沈心習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試宏詞

謝試中宏詞啓

晁之道

仕或爲貧則自鬱南蓋非獲已學當務本雖屢中豈足言功得非所宜榮以爲擢竊以發天人之秘奧陳道數之本源喻德意於四方寫英聲於萬世仰參造化之靈氣是謂文章之極功所以窺雅頌之尊高則商周之道德愈白誦訓誥之深博則文景之忠厚可知苟其氣質淺陋而已卑則其事業湮泯而不顯蓋國實須士而治必尚文此朝廷掄才之要津而宏詞設科之本意故略其保任之法使時不崇乎造請之風而腆以推獎之方使人自竭其磨礪之力

方三十六

力

發於訓戒責相如視草之功播於聲詩求子雲奏賦之麗載述以考敘事之法表章以觀應用之才是所謂金馬玉堂之文豈容妄作未嘗窺石室柱史之藏安得其功自非有妙當世之語言惡足以中有司之尺度如其者受才甚下涉道每踈早預賞延復塵科第廿十年之不調帳三釜之已違似是馬曹恍復迷身於半世不探虎穴固知坎壈於窮塗舊學浸沉於塵埃豪氣遂移於憂患麒麟已絀誰爲落毛駑駘旣疲愈安伏櫪頽乏中人十家之產可管負郭二頃之田仲寶祖孫未甘寂寞西華兄弟幾至彫零居有弗承之羞敢忘必復之志攘九折之臂遂忘不武之慙憂三咽之言寧免無文之誚豈期過聽俾效先鳴此蓋伏遇 某官協贊大中作新多士議論風采四方表儀教育陶鈞一世宗匠方當崇起上臣事君之偉業故不忍遺曲學泥古之空言借以輝光略其無累豈徒取其一日之所試蓋將勉以終身之所成其謹當不棄前修更期來効務求諸已不敢益進以逮羣無溺於文庶幾力行而造遠

謝試中宏詞啓

趙承之

昨聞科制人自謂於握靈珠甫上奏封衆皆喜於得大將敢意甚精之選遽收極陋之姿恩踰分以起羞聲過情而知懼竊以文者貫道世實頌才當無事以詳延屬有求而備用時豈乏士人皆願忠故濟濟登朝穆若宗周之化彬彬聚闕炳然皇漢之風率皆謹籲俊以旁招務俊英而樂育課其歲奏用觀文吏之才究彼誓銘及定大夫之位所以網羅邦彥追琢時髦嘉有非常之人俾厲無前之蹟國家奮炎開運執象膺圖昭七聖以垂休亘千齡而敷化勝殘去殺戈倒載以言褻復革辭軒車結旌而奉御奮乎百世之上躋於三代之隆上方泊乎無爲綽然有裕廣文聲而繼志循堯道以儲精昭回之光下飾於萬物磅礴之德上暢於九垓臨雍泮以恢儒坐王公而論道賁文之帛鳳使馳巖執紱皎皎之駒鶴書赴隴江飛之鳧蓋少冀羣之馬幾空猶復側席幽人夢想賢士講興能之茂典復論秀之新規謂篆刻乃童子之工而經術固大

方三十一

十一

臣之事用專六藝博勸諸生鄒魯彈冠讀詔書而歎息庠黌動色習矩步以委蛇然念士寡全能才鉤定分德行政事替聖黨以殊科文苑儒林較史流而異傳慮風雅之或寢顧祿利之使然思數路以兼收庶一隅之不發肆求古制爰采唐科且比事屬辭乃典章之故實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豈壯夫而不爲固聖人之有取而况歌功頌德用有重於朝廷馳激飛書事或嚴於法律集諸難而求備該衆美以取長雖投牒之且千來斯不拒而限負之以五中者幾希屬當首選之及允謂難才之際命春官而掌事詔宗伯以程能顧待遇之特優宜校量之甚悉自匪文高轡虎藻擅擣鸞金擲地以騰聲鉅處囊裏而耀穎則何以青錢萬選動居掌握之中黃鵠一飛起遶雲霄之上俛漸竊吹仰玷精求伏念某擅壑鯁生翔蓬滯羽幼木強而不慧長椎鈍以無奇李蔡下中素微於品目賈山淺獵夙病於空踈敢萌拾紫之懷久隔紆朱之願第以世蓄紬素家傳布堂克以寧願麤表青而故在歲不我與惜

年往以難攀人莫已知懼時來之不再稍絕編而自厲遂玷畢以
忘勤頃階任子之恩嘗隸奉祠之役未濡鵝翼竊悔於初心徒處
雞羣重增於懦氣因厲決科之志妄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
定非磊落冒枚臯之賦頌頌類俳優亟殫下俚之文過忝上游之第
學漸爲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執旣成而安用三年刻楮技雖勞
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歸奉循陔之養因磨龍尾於事業獲馳騁於
古今充棟汗牛穿窗而莫釋濡翰燥吻笑琢賢以何愁默蕭散
以累年忽侵尋而再閔自安鳩拙孰異鷲遷豈圖遭會之優重
際設科之始復強顏而圖進深畫足以包羞鼯鼠何知不諱五窮
之辱由其甚驚更希百中之能森列棘以造廷駭據梧而褫氣洛
陽才子絢錦臙以飛英稷下先生摛綿心而挾藻爭背城而借一
各奮臂以當千驟見大巫舌橋然而莫下旁窺巧匠思軋爾以如
抽徒勉課於中悠蓋僅成於勦骸自懲藍縷甘觸於報聞苟道詆
訶詎期於中選方念鼠身之計遽叨入等之榮禮重績貂遂兼收
於大尾三嫌吮墨因強飾於蠅頭實非嘗試之間敢有庶幾之望
再念某少而聞禮壯乃爲箕佩悅承顏志方申於戲綵賜金祖道親
俄屬於掛冠感負荷以推艱懼責委之誠重迨停車而畢試乃就
駕以言歸怒焉肺腑之憂疾若炭冰之積雖第名之非右在塞望
以良多戰勝則肥有愧卜商之趣檄至而喜無慚毛義之心榮獨
倍於衆人感固深於平日此蓋伏遇 某官權衡正道衣被詞人
入聖域以惟優任天下而蓋重洪鈞播物並充良窳之求巨冶鑄
金舉適方國之用致容諛聞亦附羣英其敢不寤寐前脩始終素
履約言枝而務本探學海以窮深性也不移竊慕古人之節時乎
有用願酬國士之知

謝試中宏詞啓

方 雲翼

楓宸射策舊聯郅桂之名蘭省奏篇復冒齊等之列叨榮過矣端
分慷慨竊以取士雖本於辭章論人莫先於器識臯朝以俳諧自
詆悔不通經王楊以眩露相矜類難致遠攷片言於帑上得大槩

於曾中惟純儒含潤色之英聲諧韶濩而正士蘊懷冰之操句挾
風霜何詞旨之無瑕蓋淵源之有自施諸實用號曰通才觀歷朝
選任之規見今日搜揚之意法始替於紹聖建此一科事茲重於
中興逮今五舉影華纓而接武粲大筆以爭輝播告多方擅燕許
絲綸之手形容盛德掩卿雲黼黻之工善序者辨其華記事者提
其要勒成功於砥柱草木聞風述畫像於凌煙丹青動色陋跛僂之
露布小虞人之官箴暢皇靈發於論蜀之詞揭大義於出師之表試
所長於一日責其効於終身宜得異流以光前踵如某者凡資不
韻懵學無方究蕃露於一經未識懷蛟之夢効甘泉於四賦終慙
吐鳳之材陪多士以造庭竊下科而試吏念希驥之馬追十駕以
何難而向晨之雞肯一鳴而遂已誓殫綿力勉習殊科人共笑其
材疎已獨憐其志拙焚膏繼晷親細字於短檠安步當車奔悲歌
於長缺代期未至卒業可營每虞類我馬之羞復起彫虫之悔泛
桃花之新浪尚認前津拍揚葉之舊筭敢圖後矢非藉嗑枯之素
曷收貫札之功此蓋伏遇 某官受天距才為國隆棟主張儒道
障百川而東之儀羽天朝見一鷄之直上執經惟懼避寵樞機宸
衷資借筋之謀士類倚持衡之力致茲蒐瑣亦預甄收某敢不仰
附餘輝俯摩鈍質雖夫子之墻數仞未得其門然魯國之儒一人
不歸燕往

方州六

十二

謝試中宏詞啓

石 敏若

戰當孰勝羞提大敵之戈矛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筆墨色與龍
變汗隨魂飛切評古今之偉觀蓋是乾坤之英物瓊孟玉然斗輝煌
希世之榮觀陣馬風穡洒落驚人之快語峭心曾之山岳鏗咳唾
之珠璣張膽揚眉寫成和氣書牋點翰收入太平儻不為搢紳望
封禪書是必作聖主得賢臣頌烜赫淮夷之雅鑄轟郊廟之歌此
李唐開博士之途中書之黜獨當一面豈不誠大文夫連中八
科真可謂奇男子故紹聖右文之際使紛袍擗管而來風蕩而鳴
虎角而翼填曾學海震百川吞谷之聲破竹辭鋒森萬文倚天

之劔多二益辨凜二大奇尺搜天下之奇才不到孤生之名姓如
其者羈酸生落勃窣嬰珊窺豹一斑戰蝸兩角頑顏鈍頰有窮鄉
冰雪之容濁胃枯腸無春草他塘之夢綠蕪安在黃卷相怜漫弄
揚葉之弧低躍桃花之浪謂薰酣文史者不可奪其志而沉迷丹
墨者異乎吾所聞三復斯言名教之中自有樂一行作吏州縣之
取徒勞人歸棲得助之江山再託可親之燈火浩歎傷弓之鳥動
輒驚弦其如董食之蟲未能忘苦比趨文陣強則後遊梧鼠五技
而窮鉉刀一割而鈍雖臨印之辟客欲飄二然察江左之參軍但
平平爾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 某官有猷有爲可愕可
駭氣撼八極此必神仙中人心雄萬夫自是風塵表物持挈互鄉
之童子收爲吏部之門生某敢不增益所不能欽修其可願輒馳
窘步望毫釐尺寸之功名誓覽塵編老三万六千之日月

謝試中宏詞啓

蘇子瞻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及虛之等忽從佐縣擢
與評刑內自省於无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人
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
人才之未及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
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淹之於君卒所以爲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
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死失也然而請
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爲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
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謹臨之
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
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
寡而見尤特於万人之中求其百金之美凡与中書之召命已爲
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
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
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借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前始由

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君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其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文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切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 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官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靡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試中宏詞啓

孫仲益

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李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被寵若驚過情而懼切以堯舜文王為正道万物所共由詩書執礼皆雅言眾人固不識篤生先覺不聞斯文用爽厥師同歸于治洋二開睢之乱敷文廣樂之音渾二虞夏之書大破專門之學黎民於亦比

方二十六

十四

屋可封學圃學農尺亦小人之事逃楊逃墨一歸君子之儒晞顏之人者亦顏之徒誦堯之言者行堯之行歷觀上世育材之盛未有今日得士之多自非粲然有文孰能出乎其類如其者樸樸不足數獲落無所容智昧適時豈栖二而為佞李知是古但斷二以無他方大道之顯行借羣英而樂育薄采泮宮之芹藻備嘗太學之藿監四眉首一經屢鼓齊門之瑟折腰五斗遂彈秦柱之冠坐席未溫茹荼遘敗祥琴在御新穀再升念將母之不遑欲懷安而未可聊作代耕之養敢形于澤之心會公車之興耻揭詞科而試蕪芳奉三無私之世是紀五不諱之誅率爾而行雖万人吾往矣卒然而問即兩端而竭焉寸陰不留長技尽廢周庭合雅曹鄴之仕無誠魯史紬書游夏之辭莫惜豈謂曲成之賜不遺千慮之愚揚批在前積薪居上四頒詔綉褒進書林秉泰一之青藜對古人之黃卷拂蟬辨蠹初無從事之勞晝地復侵真負食功之意叨蒙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 某官斯道覽民加謀告后德業方

夫之望文章百世之師至大至剛雅有回天之力多材多藝已聞
賚弼之祥欣逢君子長育人材之時無復大臣遺忘微賤之歎致
茲庸妄亦預甄升德大難酬人微曷稱懷鈇抱槩已矣逢蓬萊藏室
之遊檢玉泥金或議泰山梁父之事誓殫微効用荅鴻私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六

